

## 卷第六十一 女仙六

王妙想 成公智瓊 龐女 褒女 李真多 班孟 天台二女

王妙想

王妙想，蒼梧女道士也。辟穀服氣，住黃庭觀邊之水旁。朝謁精誠，想念丹府，由是感通。每至月旦，常有光景雲物之異，重嶂幽壑，人所罕到。妙想未嘗言之於人。如是歲餘，朔旦忽有音樂，遙在半空，虛徐不下，稍久散去。又歲餘，忽有靈香鬱烈，祥雲滿庭，天樂之音，震動林壑，光燭壇殿，如十日之明。空中作金碧之色，烜爛亂眼，不可相視。須臾，千乘萬騎，懸空而下，皆乘麒麟鳳凰、龍鶴天馬。人物儀衛數千，人皆長丈餘，持戈戟兵杖，旌幡幢蓋。良久，乃鶴蓋鳳車，導九龍之輦，下降壇前。有一人羽衣寶冠，佩劍曳履，升殿而坐，身有五色光赫然，群仙擁從亦數百人。妙想即往視謁。大仙謂妙想曰：「吾乃帝舜耳。昔勞厭萬國，養道此山。每欲誘教後進，使世人知道無不可教授者。且大道在於內，不在於外；道在身，不在他人。《玄經》所謂修之於身，其德乃具。此蓋修之自己，證仙成真，非他人所能致也。吾睹地司奏，汝於此山三十餘歲，始終如一，守道不邪，存念貞神，遵稟玄戒，汝亦至矣。若無所成證，此乃道之棄人也。《玄經》云：『常善救物，而無棄物。』道之布惠周普，念物物皆欲成之，人人皆欲度之。但是世人福果單微，道氣浮淺，不能精專於道，既有所修，又不勤久，道氣來應，而已中怠，是人自棄道，非道之棄人也。汝精誠一至，將以百生千生。望於所誠，不怠不退，深可憐憫。吾昔遇太上老君，示以《道德真經》，理國理身，度人行教，此亦可以亙天地、塞乾坤、通九天、貫萬物、為行化之要、修證之本，不可譬論而言也。吾常銘之於心，布之與物，弘化濟俗，不敢斯須輒有怠替。至今稟奉師匠，終劫之寶也。但世俗浮詐迷妄者多，嗤謙光之人，以為儒怯；輕退身之道，以為迂劣；笑絕聖棄智之旨，以為荒唐；鄙絕仁棄義之詞，以為勁捷。此蓋迷俗之不知也。玄聖之意，將欲還淳復樸、崇道黜邪。斜徑既除，至道自顯；淳樸已立，澆競自祛。此則裁制之義無所施，兼愛之慈無所措，昭灼之聖無所用，機譎之智無所行。天下混然，歸乎大順，此玄聖之大旨也。奈何世俗浮偽，人奔奢巧，帝王不得以靜理，則萬緒交馳矣；道化不得以坦行，則百家紛競矣。故曰：人之自迷，其日固久。若洗心潔己，獨善其身，能以至道為師資，長生為歸趣，亦難得其人也。吾以汝修學勤篤，暫來省視。爾天骨宿稟，復何疑乎？汝必得之也。吾昔於民間，年尚衝幼，忽感太上大道君降於曲室之中，教以修身之道，理國之要，使吾瞑目安坐，冉冉乘空，至南方之國曰揚州。上直牛鬥，下瞰淮澤，入十龍之門，泛昭回之河，瓠瓜之津，得水源號方山，四面各闊千里。中有玉城瑤闕，雲九疑之山。山有九峰，峰有一水，九江分流其下，以注六合，週而復始，溯上於此，以灌天河，故九水源出此山也。上下流注，周於四海，使我導九州、開八域，而歸功此山。山有三宮，一名天帝宮，二名紫微宮，三名清源宮。吾以曆數既往，歸理此山，上居紫微，下鎮於此。常以久視無為之道，分命仙官，下教於人。夫諸天上聖，高真大仙，憫劫歷不常，代運流轉，陰陽倚伏，生死推遷。俄爾之間，人及陽九百六之會，孜孜下教，此救於人，愈切於世人之求道也。世人求道，若存若亡，繫念存心，百萬中無一人勤久者。天真憫俗，常在人間，隱景化形，隨方開悟，而千萬人中無一人可教者。古有言曰：『修道如初，得道有餘。』多是初動中惰，前功並棄耳。道豈負於人哉？汝布宣我意，廣令開曉也。此山九峰者，皆有宮室，命真官主之。其下有寶玉五金、靈芝神草、三天所鎮之藥、太上所藏之經，或在石室洞台、雲崖嵌谷。故亦有靈司主掌，巨虯猛獸，騰蛇毒龍，以為備衛。一曰長安峰，二曰萬年峰，三曰宗正峰，四曰大理峰，五曰天寶峰，六曰廣得峰，七曰宜春峰，八曰宣城峰，九曰行化峰，下有宮闕，各為理所。九水者，一曰銀花水，二曰復淑水，三曰巢水，四曰許泉，五曰歸水，六曰沙水，七曰金花水，八曰永安水，九曰晉水。此九水支流四海，周灌無窮。山中異獸珍禽，無所不有，無毒螫驚攬之物，可以度世，可以養生，可以修道，可以登真也。汝居山以來，未嘗遊覽四表，拂衣塵外，遐眺空碧，俯睇岑巒，固不可得而知也。吾為汝導之，得不勉之、修之，佇駕景策空，然後倒景而研其本末也。」於是命侍臣，以《道德》二經及駐景靈丸授之而去。如是一年或三五年降於黃庭觀。十年後，妙想白日昇天。茲山以舜修道之所，故曰道州營道縣。（出《集仙錄》）

成公智瓊

魏濟北郡從事椽弦超，字義起。以嘉平中夕獨宿，夢有神女來從之，自稱天上玉女，東郡人，姓成公，字智瓊，早失父母。上帝哀其孤苦，令得下嫁。超當其夢也，精爽感悟，美其非常人之容，覺而欽想。如此三四夕。一旦顯然來，駕輜軒車，從八婢。服羅綺之衣，姿顏容色，狀若飛仙。自言年七十，視之如十五六。車上有壺榼，清白琉璃，飲啗奇異，饌具體酒，與超共飲食。謂超曰：「我天上玉女，見遣下嫁，故來從君。蓋宿時感運，宜為夫婦，不能有益，亦不能為損。然常可得駕輕車肥馬，飲食常可得遠味異膳，繒素可得充用不乏。然我神人，不能為君生子，亦無妒忌之性，不害君婚姻之義。」遂為夫婦。贈詩一篇曰：「飄飄浮勃逢，敖曹雲石滋。芝英不須潤，至德與時期。神仙豈虛降？應運來相之。納我榮五族，逆我致禍災。」此其詩之大較，其文二百餘言，不能悉舉。又著《易》七卷，有卦有象，以彖為屬。故其文言，既有義理，又可以占吉凶，猶楊子之《太玄》，薛氏之《中經》也。超皆能通其旨意，用之占候。經七八年，父母為超取婦之後，分日而燕，分夕而寢，夜來晨去，倏忽若飛，唯超見之，他人不見也。每超當有行來（來原作永，據明抄本改），智瓊已嚴駕於門。百里不移兩時，千里不過半日。超後為濟北王門下椽，文欽作亂，魏明帝東征，諸王見移於鄴宮，宮屬亦隨監國西徙。鄴下狹窄，四吏共一小屋。超獨臥，智瓊常得往來。同室之人，頗疑非常。智瓊止能隱其形，不能藏其聲；且芬香之氣，達於室宇，遂為伴吏所疑。後超嘗使至京師，空手入市。智瓊給其五匣弱緋、五端網貯。彩色光澤，非鄴市所有。同房吏問意狀，超性疏辭拙，遂具言之。吏以白監國，委曲問之，亦恐天下有此妖幻。不咎責也。後夕歸，玉女已求去，曰：「我神仙人也，雖與君交，不願人知。而君性疏漏，我今本末已露，不復與君通接。積年交結，恩義不輕，一旦分別，豈不愴恨？勢不得不爾，各自努力矣。」呼侍御下酒啗，發簾，取織成裙衫兩襜遺超，又贈詩一首，把臂告辭，涕零溜漓，肅然升車，去若飛流。超憂感積日，殆至委頓。去後積五年，超奉郡使至洛，到濟北魚山下，陌上西行。遙望曲道頭，有一馬車，似智瓊。驅馳前至，視之果是，遂披帷相見，悲喜交至，授綏同乘至洛，克復舊好。至太康中猶在，但不日月往來。三月三日，五月五日，七月七日，九月九日，月旦十五。每來，來輒經宿而去。張茂先為之賦《神女》。其序曰：「世之言神仙者多矣，然未之或驗。如弦氏之歸，則近信而有徵者。」甘露中，河濟間往來京師者，頗說其事，聞之常以鬼魅之妖耳。及游東上，論者洋洋，異人同辭，猶以流俗小人，好傳浮偽之事，直調訛謠，未遑考核。會見濟北劉長史，其人明察清信之士也。親見義起，覺其所言，讀其文章，見其服履，

遺之物，自非義起凡下陋才所能構合也。又推問左右知識之者，云：「當神女之來，咸聞香薰之氣、言語之聲。」此即非義起淫惑夢想明矣。又人見義起強甚，兩行大澤中而不沾濡，益怪之。鬼魅之近人也，無不羸病損瘦。今義起平安無恙，而與神人飲燕寢處，縱情兼欲，豈不異哉！（出《集仙錄》）

#### 龐女

龐女者，幼而不食，常慕清虛，每云：「我當昇天，不願住世。」父母以為戲言耳。因行經東武山下，忽見神仙飛空而來，自南向北，將逾千里。女即端立，不敢前進。仙人亦至山頂不散，即便化出金城玉樓、瑤宮珠殿，彌滿山頂。有一人自山而下，身光五色，來至女前，召女升宮闕之內。眾仙羅列，儀仗肅然。謂曰：「汝有骨筭，當為上真。太上命我授汝以靈寶赤書五篇真文，按而行之，飛升有期矣。昔阿丘曾皇妃，皆奉行於此，證位高真，可不勤耶？」既受真文，群仙亦隱。十年之後，白日昇天。其所遇天真處東武山者，即今庚除化也。其後道士張方，亦居此山，於石室中棲止。常有赤虎來往室外，方不為懼，亦得道昇天。龐女一本作逢字。（出《集仙錄》）

#### 褒女

褒女者，漢中人也。褒君之後，因以為姓。居漢、澠二水之間。幼而好道，衝靜無營。既笄，浣紗於澠水上，雲雨晦冥，若有所感而孕。父母責之，憂患而疾。臨終謂其母曰：「死後見葬，願以牛車載送西山之上。」言訖而終。父母置之車中，未及駕牛，其車自行，逾澠、漢二水，橫流而渡，直上澠口平元山頂。平元即澠口化也。家人追之，但見五雲如蓋，天樂駭空，幢節導從，見女昇天而去。及視車中，空棺而已。邑人立祠祭之，水旱祈禱俱驗。今澠口山頂有雙轍跡猶存。其後陳世安亦於此山得道，白日昇天。（出《集仙錄》）

#### 李真多

李真多，神仙李脫妹也。脫居蜀金堂山龍橋峰下修道，蜀人歷代見之。約其往來八百餘年，因號曰李八百焉。初以周穆王時，居來廣漢棲玄山，合九華丹成，雲遊五嶽十洞，二百餘年。於海上遇飛陽君，授水木之道，還歸此山，煉藥成。又去數百年，或隱或顯，游於市朝，又登龍橋峰，作九鼎金丹。丹成已八百年。三於此山學道，故世人號此山為三學山，亦號為賢山，蓋因八百為號。丹成試之，抹於崖石上，頑石化玉，光彩瑩潤。試藥處於今猶在。人或鑿崖取之，即風雷為變。真多隨兄修道，居綿竹。今有真多古蹟猶在。或來往浮山之側，今號真多化，即古浮山化也。亦如地肺得水而浮，真多幼挺仙姿，耽尚玄理。八百授其朝元默貞之要，行之數百年，狀如二十許人耳，神氣莊肅，風骨英偉，異於弱女之態。人或見之，不敢正視。其後太上老君與玄古三師降而度之，授以飛升之道，先於八百白日昇天。化側有潭，其水常赤，乃古之神仙煉丹砂之泉。浮山亦名萬安山，上有二師井，飲之愈疾。今以真多之名，故為真多化也。八百又於什邡仙居山，三月八日白日昇天。（出《集仙錄》）

#### 班孟

班孟者，不知何許人也。或云女子也。能飛行經日，又能坐空虛中與人語，又能入地中，初去時沒足至胸，漸入，但餘冠幘，良久而盡沒不見。以指刺地，即成井可吸。吹入屋上瓦，瓦飛入人家間。桑果數千株，孟皆拔聚之成一，積如山；如此十餘日，吹之各還其故處如常。又能含墨一口中，舒紙著前，嚼墨噴之，皆成文字，竟紙，各有意義。服酒丹，年四百歲更少。入大治山中。（出《神仙傳》）

#### 天台二女

劉晨、阮肇，入天台採藥，遠不得返，經十三日饑。遙望山上有桃樹子熟，遂躋險援葛至其下，啗數枚，饑止體充。欲下山，以杯取水，見蕪菁葉流下，甚鮮妍。復有一杯流下，有胡麻飯焉。乃相謂曰：「此近人矣。」遂渡山。出一大溪，溪邊有二女子，色甚美，見二人持杯，便笑曰：「劉、阮二郎捉向杯來。」劉、阮驚。二女遂忻然如舊相識，曰：「來何晚耶？」因邀還家。南東二壁（南東二壁原作兩壁東壁，據明抄本改。黃本作西壁東壁）各有絳羅帳，帳角懸鈴，上有金銀交錯。各有數侍婢使令。其饌有胡麻飯、山羊脯、牛肉，甚美。食畢行酒。俄有群女持桃子，笑曰：「賀汝婿來。」酒酣作樂。夜後各就一帳宿，婉態殊絕。至十日求還，苦留半年，氣候草木，常是春時，百鳥啼鳴，更懷鄉。歸思甚苦。女遂相送，指示還路。鄉邑零落，已十世矣。（出《神仙記》。明抄本作出《搜神記》。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